

八十九期

南

風

印刷所河内東京印館



南風雜誌

文學科學雜誌

詩 御 賜

行在機密轉錄
內閣恭錄

啓定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不許轉載

版權所有

筆墨餘痕

天南故事瓊林 (續十) 九六

見聞錄 (續前)

九二
九四

纔鼓南風甫半週。
帶將霜露培新美。
扶鼎以絲名在漢。
青山綠水風徐遍。

御 賜

絃聲洋溢一方球。
吹散雲霾破舊愁。
獲麟著筆義猶周。
不僅頑夫與薄夫。

編輯部
印刷兼發行人河內行菱街
門牌第八十二號東京印館

黎文福

計自一千九百廿五年二月初一日
移設在河內行嘉
街門牌第五號

廣告價目

每張二期廿元
半張一期十五元
前一張留為特別告白
專登本國人或大法人
之廣告以獎勵工業及
土貨其價目臨辰另定

名譽贊成人 少保領學部申仲憲
協佐領戶部范文樹

報館主人

范瓊

報期
月出一冊
每冊一百
二十八張

全年六元
半年三元
每冊五毛

記吳越遺事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

八一
張數

意注

凡來稿及寄信屬編輯
事務者專由本誌范瓊
先生認
買報及還銀者宜由東
京印館黎文福先生認

今詩摘錄

九一
九二

萬里遠征記 (續二)
文化之關繫

八五
八八

文苑
古詩摘錄

九一

第八九冊要目

記吳越遺事

楚狂

天下事不成於成之日。而成於敗之餘。不成於揚眉吐氣之秋。而成於嘗膽臥薪之後。蓋失敗者成功之母。而多難爲興邦之基。古今東西同出一轍。試就此一端而論。知大而一民族一國家之運命。小而一家一人之事業。其間成敗利鈍之幾。間不容髮。而嘗由於人力者也。余觀夫吳越之事。而因之有感矣。當夫吳兵之南下也。越人一敗塗地。宗社爲墟。王孫抱麥秀之悲。義士感陸沉之痛。越王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索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此數語悲哀沉痛。慷慨淋漓。激勵之懷。規諷之念。蓋已備含於此。越王聞之。感動涕淚盈襟。自念宗社陵夷。河山破碎。爲祖先之辱。貽後世之譏。死固未能。生徒茹痛。其悲觀爲何如也。然而憂患之際。已具有一種決心。因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之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據船哭而歌曰。『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釋冕兮爲奴。願我身兮如烏。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分心。搖情憤惋兮誰識。』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蓋知夫人處此國破家亡之際。能知奴顏婢膝之羞。而自警醒。則於國家將來之運命。資其內相之力者不少。故謂六翮備而無可憂也。於是入吳。見吳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栽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抱須叟之命。仰感俯愧。莫知所云。吳王憐之。不之誅。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越王夫婦君臣。於是時蓋以奴

隸之身供趨使之役。王則服犢鼻著樵頭。夫人則衣無縫之裳。施左關之襦。夫研剗養馬。妻給水除糞。洒掃三年。面無愠色。吳王登高遠望。見越王夫婦及范蠡坐於馬糞之傍。而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謂太宰嚭曰。彼越王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夫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於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如何。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蓋是時勾踐用范蠡之計。陰賂於嚭。使嚭在吳王左右。時爲之奧援也。

後一月。越王坐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厚。疾之無瘳。惟公卜焉。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蠡曰。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并以瘳起日期言之。蓋臣已卜知吳王於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勾踐如其計。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後復命羣臣以客禮事之。赦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始終。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還。與種蠡之徒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及至浙江之上。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越王與夫人又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淚下如雨。蓋家亡國破。萬死一生。回首前塵。驚魂未定。以此種境遇此種心事。人非木石。安能忘情。旅吳羣臣想亦同此感慨也。

勾踐自臣吳至歸越凡七年百姓拜之於道曰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伯王之迹。自斯而起勾踐拜謝還至越吳封以百里之地勾踐謂范蠡曰孤不能承先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孤亦願諸大夫有以教之於是蠡及大夫種大夫郢同心協力爲國盡瘁而勾踐臨政亦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其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肺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因問羣臣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織布獻之吳王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詩曰「葛不連蔓荼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號絰素兮將獻之」吳王歡兮飛尺書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不能移越王復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實其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強衆安道泰復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又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蹙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鷺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

記吳越遺事

八四

越王賴羣臣教誨。各盡一策。辭合意同。一一敬從。然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而望。覩羣臣有憂與否。柏國范蠡大夫種勾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卽鳴鐘警檄。召羣臣而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慚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勾踐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計倪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與之深謀。則伯王之術在矣。勾踐請諸文種。文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報怨復讐。破吳滅敵者。有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吳乎。勾踐曰。善。乃用其術。尊天事神。復賂其左右。得美女西施。鄭旦而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大王受之。必有後殃。况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對隙。夫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勾踐用諸計已售。遂率師伐吳。吳大敗。栖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請成。越王不許。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吳之土地。臣民。越既。有之。

孤老矣不能臣王。因伏劍自殺。越遂滅吳。

余述此遺事未終。而怦怦有動於中。不知感慨之何從也。夫吳王以驕盈滅亡。理勢之所必至。固無足論。惟越王勾踐以滅亡之後。流離顛沛。萬苦千辛。能忍恥含羞。爲吳臣僕。不以失敗餒其氣。危難挫其志。卒能脫虎狼之口。生還故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遂能復仇雪恥。光復前業。可謂英雄矣。假使勾踐當失敗之際。見時危勢迫。謂在吳王籠絡之下。空拳隻手。萬不能爲。以「難」之一字。阻絕其有爲之氣。而覓一死以殉國。余知天下後世只能以英雄末路義不受辱目。勾踐而勾踐祖先所創造之基業。竟于此告終矣。而後人閱吳越遺史。安從得有佳教訓哉。又假使勾踐於失敗之後。婢膝奴顏。含污忍垢。冀保殘生。及吳王生不忍之心。許得生還故國。便自己喜出望外。謂會稽百里之地。亦足以王。但使東海之岸。浙江之南。尚有一小朝廷。便以自鳴得意。則雖有范蠡之忠臣。文種之智士。復安能爲彼不可雕之朽木。獻種種深謀奇計。爲祖國効命。令人至今稱之。而勾踐昔日試洩之羞。嘗糞之臭。亦終於苦辱。安得不招天下後世之唾罵。而引之以爲鑒哉。噫。古今東西之同。有勾踐之境遇者。不知凡幾。而類皆苟且偷生。隨草木以俱朽。其能臥薪嘗膽。轉敗爲成。唯勾踐一人耳。余所以一讀過去吳越歷史。不禁爲之悄然撫卷興嘆。深羨勾踐之爲勾踐。真空前絕後之一大英雄也。

▲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續）

茲更就學院與我國文化關繫之點而述之。粵稽我國始自鴻厖而文郎。而歐貉歷丁黎李陳。以至今日。歷代繼興。其間民族之移住。人種之變化。江山一帶。蓋不知歷幾廢興。然每時代有一時代之

博古學院對於我國文化之關繫

八六

文化。古人雖云亡。而其所創造之事業多有不可泯沒者。惜我人嘗乏紀念的觀念。故對於古人所遺之典範之故物。非唯不能隨時注意保存。而且以私心毀壞之。使古人所留在人間之事業絕滅。而後快。遂令前朝故殿難覓。殘釘勝國舊宮。絕無碎瓦。無論數千年前之古。無復有存。即至近百年。前黎鄭二氏歷代起在北河。爲天下尊主。而有名的建築已頽廢一空。中和殿址隨珥水以東流。亮國城牆與紅塵而西去。有心懷古者。上下千古。俯仰昔今。城郭驚心。空悵寒鴉枯木。山川有夢。祇嗟燕子蘆花。真可感慨焉。何如也。况就邦國盛衰之交。疆域分合之勢而論。中圻古占城國也。南圻墟已成千古刹利之族。絕少子遺。我國人踐土食毛。豈可忘其所。自此皆今日所應研究之事也。

博古學院對於古昔所留之遺趾。留心稽究。設法保存。并由其所殘存之點。攷一民族文化之盛衰。及美術技藝之優劣。發表於本學院雜誌。以公於世。其於我國文化史上之貢獻。無復有大於此也。

本學院現任總辦者爲斐怒先生。在職多年。對學院規模一一從事擴張。成績卓著。我國文化事業。史得多大之攷證材料。有志攷古者。試就沱漢博物院參觀。一切陳列品。及到同陽美山芽莊參觀。各遺跡。知占人今雖宗廟丘墟。河山變色。國亡種滅之悲野蠻。山逃之苦。而反稽之歷史。攷之殘蹤。知占族之文明。已具有光榮的歷史。惜其子孫弗克負荷鴻業。至於淪亡。吾人試念及優勝劣敗之由。強食弱肉之慘。能不悲愴填胸。爲占人哀哉。爲創造占國的英雄如區憐、范文、范諸農等哀哉。爲占人之後者哀哉。

又試就我國歷史方面而論之。雖自鴻厖以來四千餘年。而求之史籍。則上古及近古各時代。絕無的確記載。有之亦不過東鱗西爪。攷證爲難。令研究古史者。如在五里霧中。可恨爲何如也。唯自丁黎李陳而下。稍有端緒。惜屢經變亂。散逸少存。當明人郡縣我國時。又皆奪載以去。所以我國歷代事跡。欲求之於歷史。而歷史之遺缺也多。令史學家深引爲大憾。自有本學院圖書館之成立。旁搜博訪。以重價徵求。自是而各殘編各逸書。及各處家藏牙籤。始陸續以出世。由散而聚。集腋成裘。現圖書館中已有至四千五百零卷。欲攷究安南古史者。於是始有一種材料。頗自歐盧梭先生當本學院監督之任。學院中秩序整然。而於圖書館先生尤爲注意。蓋本學院圖書館昔者視之爲一般的圖書館性質。到館閱書及借閱者不乏其人。因之書籍或散失或欠缺也。多來閱多人。學院中之秩序亦爲之混雜者不少。先生爲之整頓之。今則爲學校的圖書館性質。一切書籍只供在學院者之研究。概不許人借閱。而來閱者亦須得監督官之許可。始得於辦事時間在本學院閱書處閱書。蓋自是而一切弊竇爲之歛戢矣。我國書籍從來以散失也多。故歷史地輿多有不可攷。地輿之沿革。尤爲缺略。先生近年留心著述。已著手從事編緝越南地輿沿革字典一書。內容之豐富調查之確當。令讀者可以一目瞭然。余知是書一出。人人不可以不手此一編。家不可以不置此一編。而向者之茫然。得此一書。便如指諸掌矣。至如其他所應研究各方面。本學院均已著手研究。著之成書。而我國古代文明之真相。悉成爲有可證明之鐵案。其爲我國後學者之裨益。寔非淺鮮也。余故謂本學院與我國文化歷史上有莫大之關繫也。

萬里遠征記

(續三)

● 萬里遠征記

余一入玉門關。便與滿洲河山作別。回頭北望。但見渺渺平沙。茫茫朔漠。一片白雲浮於天際而已。攷滿洲爲古營州之東境。有肅慎、夫餘、挹婁、勿吉、靺鞨、黑水末曷邊草。使犬使鹿打牲打魚貢貂等。其廣袤三十六萬二千三百餘方里。其山岳則有長白山之險。興安嶺之大磅礴。於南北其江河則有黑龍、松花、烏蘇里、鴨綠等。縱橫於原野。昔遼起北邊而苦宋。女真建業於東方。幾覆宋祚。迄愛新覺羅氏起。遂滅明社奄有禹域。後分其地爲東三省。滿洲便與中國內地各省同列爲行省。自是而滿洲之地於無形中被漢人之所滅矣。及中國光復舊物。滿祚滅亡。滿洲便明白爲中國領地。計自清世祖入關至宣統三年。僅二百六十七年。而數十萬方里之國土。數百萬之臣民。便已與華人同化了。其視與占城真臘之亡於我。如出一轍。蓋中華地廣人衆。滿人入帝恐難於統御。遂於十八行省各設一滿將軍以鎮之。又籍滿人充爲旗兵。分駐於各省。以資鎮攝。又移華人駐於滿洲各曠地。從事耕作。不料數傳之後。旗兵之移住於各省者。漸爲漢人所同化。而華人之住於滿洲內地者。生齒日繁。滿洲人又爲其所化。滿人之風俗習慣。便與版章而俱泯滅矣。噫可畏哉。余此次旅行。橫斷滿洲內地。竟未聞有操滿語者。且問之住民多係由中華內地移住者。可知滿人當時見中華繁富之地。不復從事耕作。傾國就食。而移植華人於滿洲滅亡之由。寔出於此。宜乎論者謂滿人之自亡也。由山海關南行。其最大都會者爲天津。天津乃直隸省之首府。津海道及天津縣蒞所在地。中華與外國貿易之大商埠也。其地在北京東南二十三里。由白河河口上溯約有十三里。餘乃直隸平野之中央。四望茫茫。並無涯際。其位置在白河與南運河之交點。又爲津浦京奉兩鐵道所必由之路。

交通甚便。爲北方貿易之中心。北京首都之咽喉也。人口凡八十五萬餘。與北京漢口上海廣東同爲中華五大市場之一。有法日俄意各租界。街市分爲二部分。一爲華人街市。一爲租界街市。中華街市沿白河與南運河之會流點。租界街市在白河之兩岸。中華街市又分爲二。卽城內及城外。二部分商塵比櫛。交易繁昌。而在北門及城內各大街。人海人山。尤爲鬧熱。舊時因有城郭往來不便。北京拳匪動亂之際。各國聯軍拆去之。且要求中華不得再築。自是城內外得以聯絡。爲電車火車之通路。甚爲整潔。不愧爲其他各街市模範。

然至於風土人情未能了了。亦一恨事也。

火車由天津開行。凡數點鍾便到北京。北京亦名燕京。乃中華之首都。而偏在北邊。與滿洲蒙古相接。古來藉有萬里長城爲之藩屏。以之禦北胡。吾人讀中華歷史。每述到燕京而令人生無限感懷者。爲宋文丞相在燕京一事。蓋丞相當時被囚於燕京。坐臥一小樓。作正氣歌以洩自家之感慨。令人至今讀之。公之節義文章。猶可想見。未嘗不生敬慕之心。又讀我歷史。述及燕京而生無窮悲痛者。爲黎昭統君臣。被分插於燕京一事。時帝與羣臣。因黎祚式微。干戈四起。痛宗國之顛覆。恨薄力之難支。因奔播北來。求援于清。爲清君臣賣弄。分插於燕京城內外。或爲所欺。或爲所脅。或幽獄於一室。或分配於遠方。萬里南瞻。悵江山之暗淡。千行雪涕。感身世之飄蓬。事勢到頭。補救無術。其後君則葬身異域。臣則客老他鄉。此末路此慘狀。猶令人於百年後爲之表同情者。故一述及燕京。無不爲之怦怦然有動於中者。余平生每一涉足燕京。心中所感。不啻披閱黎季痛史一遍。壯懷鬱勃。熱淚淋漓。幾欲鳴劍爲古人斬不平事。而彼老天又似故意與余爲難。令余要往來燕京數次。眼

萬里遠征記

九十

前之現象與心中之歷史。互相接觸。不啻如逢一故人者。故低徊俯仰。感慨繫之上正陽門而遠瞰全都。亭臺屹屹。登萬壽山而回頭故國。雲水蒼茫。因略記如後。

外國人之初到燕京最先映入眼簾者爲燕京城之最古氣色。方余由滿洲方面而來。乘京奉火車經山海關。望見萬里長城現出古色。苟爲未曾讀過中國歷史之人。亦不得不承認中華爲一古國。況於車達正陽門之前。望見雄偉建築。又未嘗不驚嘆也。及入正陽門。小駐某飯店上最高樓。望交民巷各國居留地。東爲法意日區域。西爲英美區域。此兩區域在燕京中爲道路最潔整之地。雖在燕京多有紅塵。然試一散步於此區域中。未嘗見其有所苦也。

燕京名勝最多。而最有名者爲頤和園。園在京城西直門外圓明園之西。圓明園頽廢已久。然經此遺址。不覺憶及阮文涓故事。文涓清華布衛人。爲黎帝馬僮。當從亡諸臣被清人以牛車發配三百里外。黎帝甚爲憤鬱。乘馬直入圓明園。欲訴於清都統金簡蓋。時簡方侍乾隆帝遊幸園中。故也。入園門之頃。爲守門者彊抑不準進。內文涓臥于地下。大呼吳子無禮。敢辱我君。因以石擲打守門者。文涓角鬪受傷甚重。後遂病死。其骸骨後得與黎帝靈柩歸葬於清華磐石陵傍。余今過此。猶想像如聞壯士之呼聲。徘徊不忍他去。因述與各華友聞之人。皆爲之起敬。

頤和園爲在中華第一名園。規模宏壯。風景絕佳。山則有萬壽山水。則有昆明池。較與杭州西湖名勝又過之。唯西湖則由天。然而頤和則由人造。爲有異耳。頤和園爲帝王私物。僅以供歷朝遊幸。故雖王公大臣亦鮮得涉足其間。何況百姓哉。自民國成立之後。始行開放。以供公衆之遊覽。入園券每枚賣一元。

余自京城由西直門出。沿途見柳葉垂垂。色綠如茵。遙望之則見萬壽山與玉泉山峙立其前。而頤和園則點綴其間。有若仙境可望不可即。又行六七里始達園門。與同行數人購券而入。又要購半價券一枚以給鄉導者。始入爲仁壽門。入內卽是仁壽殿。又行數十步卽到玉溜堂。此地爲昔時清光緒帝行宮遺址也。又西行爲藕香榭。乃西太后幽禁光緒帝之處。榭之外有高城一重包圍之。蓋防帝或與他人通信息故也。觀此足見西太后用心之險毒爲何如。行過藕香榭。便是昆明湖畔。湖水發源於玉泉山。澄清可鑑。前有一小樓面臨湖水。乃昔日西太后之文書房也。又有一殿名樂壽堂。乃太后之行宮。殿中陳列莊嚴。無微不備。又前進爲長廊。長約有一里。乃直往排雲殿之通路也。排雲殿亦園內之一名勝。西太后常常召光緒帝謁見於此。

昆明湖之對岸有一碑亭。亭中有白色大理石碑一面。高約至二丈。上署「萬壽山昆明湖」六 大字。乃清乾隆帝御筆也。是日遍遊園中各大名勝。又北行約五里。觀玉泉山。然後歸飯店。歸到家時天色已傍晚矣。

〔未完〕



古詩摘要錄

▲獨酌

范貴適

煙村過雨日黃昏。獨酌西風酒一樽。千里懷人佳。問隔十年許。國病身存可無羽檄傳天下。聞有舟艤過海門。孟浪舊懷消不盡。夜深每看斗

註：記者少讀宋文丞相過金陵諸詩。慷慨淋漓。一字一淚。未嘗不爲之撫卷興嘆。後得讀鄭所南鐵函心史。亦生

同一之感想。范貴適先生。我國之文信國鄭僊翁也。先生

生生逢黎末。痛王室之陵夷。故君故國之悲。憂時憫世之念。盡見之於詩。凡有詩癖者。不可不試一讀之。故略錄若干首于左。

記者誌

(文苑) 古詩摘要錄

●獨立

不把金罍慰永傷。秋高一杖立蒼茫。
江南風景羞回首。直北雲山總斷腸。
未見蛟珠還合浦。更無雁字過衡陽。
古今天意憑誰問。獨對西風數鶴行。

▲珥河南望

餘生久矣記飛蓬。此地經過憶舊蹤。
萬里江聲流玉珥。千年王氣黯昇龍。
楚囚已愧悲風景。周客那堪怨狡童。
記取太平開拓日。橫山一帶盡提封。

◎悲秋

天氣陰晴久不分。他鄉鬱鬱自孤臣。
傷心親故如黃葉。極目家山但白雲。
一片浮名驚歲月。百年病骨犯風塵。
商飈昨夜寒來枕。欲賦秋聲淚滿巾。

▲灑江

長流巨浸一茫茫。十年前一戰場。
國老南來頭已白。鼙鼉北竄口猶黃。
星分天地空秋色。血戰山河半夕陽。
復際明時身獨病。烟波回首憶家鄉。

●今詩摘錄

▲登感仁山觀雄洞溪泉口占

義園阮文桃

深山邀客鳥鳴頻。斜指吟鞭入感仁。
徹底溪清泉可鏡。半空雲靜石無塵。
紅鋪澗水花成暦。啼急岩腰鹿畏人。
景物清幽開俗眼。洞中天地別藏春。

◎早起隨中丞致事陳松園公遊三島山

有緣逢大雅。無約到名山。
遊興拋眠起。高峯著屐攀樓臺。
倚空際。車駕入雲間。
俯視塵埃小。江流一帶環。

次韻廉園范年翁六旬述懷詩

同榜人曾副盛名。飄江今又眼逢青。甲花未老雙蓬鬢。筆陣雄驅一隊兵。繞砌芝蘭娛壽酒。半簾山水護詩城。回頭廿載風塵友。宦海無波一路平。

△冬日早起登燕山觀於蒐溪泉有感

策馬登高緣磴行。半空幽咽湧泉聲。凋零殘葉隨風落。隱約重巒破霧生。掬水塵心先自淨。看

山客眼欲全青。世人每厭冬寒景。誰識蒼松晚

節貞。

◎賦得願上南山壽一杯

北寧順成太守阮葉廣君好文之士也。所到嘗出題懸賞。募集佳作。以資鼓勵。亦一美舉也。茲據原來稿錄登如下。

長安咫尺念低徊。珍重南山獻壽杯。葵向心應和玉液。嵩呼響欲接蓬萊。四旬青髮舒紅日。九月黃花泛綠醅。梅雪此回邊鎮北。屏山南望五雲開。

四旬鳳詔日邊來。獻壽情深賦雪梅。蓬島翹瞻金闕對。葵心遙傍玉觴開。京城慶節秋初度。邊鎮詩歌夢幾回。南望屏山雲彩繞。年年春色醉霞杯。

仙山瓊液燕初開。遙望長安上壽杯。夢繞屏雲飖綵袖。心隨珥月炤金罍。嵩呼響散層岩雪。卮捧香浮早歲梅。合頌西池雙鏡壽。仙桃春色醉蓬萊。

義園阮文桃抄錄

●見聞錄

(續前)

▲蘭郡公夫人

莫崇康間東岸翁墨譚公以尙書致政。一日公治第。環邑各點丁。男助負木石。公几杖臨視。遇扛担者一一慰藉而遣之。最後見一男子年十七八。眉目疎秀。公視之有貴表。問其名曰姓阮。名實。雲恬人。問來何遲。曰小人從塾中讀書歸。始就役。問其所造。曰小人家貧寒。爆不辰。文義詩賦僅涉獵耳。公免其役。賜坐命題文理亦尋常無甚佳句。公又索對云。『十八雄能担土。』公卽應曰。『九五龍飛在天。』公大奇之。辰公有三女。未字。夫人其季也。公告之曰。舍外小學生。日後必成大器。汝等誰能暫安藜藿。他日受用不盡也。卽命皆就簾內窺看。二姊先往窺而入。且行且笑云。頂長偉岸。好一箇兵丁也。翁不悅。復令夫人往觀。夫人不肯往。翁問之。對曰。女子何敢自擇配偶。父以爲可即可耳。何須竊窺一男子也。公大悅。阮公辭歸。明早公命家人就雲恬致其命。阮公父母惜愕喜出望外。家貧不能具禮。公一一爲措辦。蠲吉嫁女于阮家。親迎前。公醮女而戒曰。汝爲寒儒婦。不比在家辰我非薄於財。不欲厚齎以損爾志。當服勞食力。相爾夫婿。莫習前辰嬌養也。女拜受命。入門屏去華靡。被服布素。躬自提汲。夫讀婦織。率宵分未寢。數年阮公舉於鄉。屢赴禮圍。輒遭點額。年外三旬。尙窮舉人也。二姊皆嫁於名家。歲辰歸寧。車馬填咽街巷。阮公夫妻躊躇徒步。從以村童蠢婢。冷落之狀不可耐。兄姊遇之多無狀。嘗戲呼阮夫妻爲雲恬貴人以辱之。婢僕亦揶揄之。夫人亦深自韜晦。不敢與諸姬同坐。惟譚公愈加愛重。嘗戒諸子女曰。眼前富貴。何足輕重。日後能活汝輩之命者必此人也。家人皆謂公老悖。置若罔聞。未幾公沒。阮公亦屢躡文場。潦倒如故。初阮公嘗夢榜掛松樹上。已

名首選。不解所謂。既屢黜罷。念亦冰冷。光興乙未世。尊收復京城。開科取士。公果會捷。庭試二甲第。一名鄭都相。誼主典試。主諱松。其夢始驗。辰譚公子壻皆以僞官被解。送多賴公營救。後數年。公長子宜繼登第。父子同朝。並尙書。公孫奎審仕繼登科甲。簪笏至今不絕。

◎悟前生

東岸東村陳氏婦。生男子。落蓐便能言。曰。誰將我至此。我手足何小也。舉家驚問。汝何怪。曰。我非怪也。我今貫鐵屏社。父家農事。我年八歲。被膈脹病。飲食不下。日就倦憊。忽見身輕如葉。蹶然起出門。行甚疾。到處見一婆施漿飯。飲食者甚衆。我飽不能食。少頃見二人挾我而行。至一門簷。推我仆而去。我一仆覺。身體頓改。此何處也。大哭不止。其家知他投胎不昧。乃撫告以故。後三四歲。嘗思故家。父母涕泣求訪。陳携往其邑。至里門。兒卽步入見父母。泣話舊事。猶記牧牛辰與牧兒戲。範瓦爲錢。埋棗樹下。若干掘。念不爽。

◎杜尙書

尙書諱汪嘉福。人少穎悟。讀書數行立下。兼有胆敢。少讀書于松村。其村榕樹有女鬼。嘗白晝現形。變幻百出。觸之者輒病或死。一夕天微雨。雲霧昏黑。公與窗友數人於燈下讀書。一人曰。誰能獨往。榕樹下取冥鞋匣。數器歸。我等各釀紙三百相賭。公曰。此亦何難。諸君姑坐待看我行也。卽戴笠出門。隔榕樹十餘步。警視一女子。縞衣玄裳。披髮招搖於樹下。公攝息翳步掩女不備。突起抱女于懷。女驚問何人也。公曰。邑人某是也。女曰。知君名士。從來未嘗失禮。何唐突我至此。將謂我不能禍君耶。公曰。禍福在天。豈汝體骸所得專擅。女百方擺脫。終不可得。乃哀告曰。妾所禍者薄福下賤人耳。

遇如公輩。妾走避不暇。敢相干乎。幽明異路。願君放手。公曰。汝既通靈。必知天上事。我祿命如何。當以告我。女托言不知。但婉辭求去。公不聽。叩之愈力。鶴再鳴。女乃告曰。君年三十四。登第。庭試第二名。仕宦當至極品。願赦妾少遲。留不得去矣。公乃放手。女泣曰。輕泄天機。必遭凶譴。妾固無論。然君亦有大不吉。妾爲君得罪。君得志。辰莫相忘也。數步冉冉而滅。公去。諸友久待不見。或謂必不敢往。相與息燭就寢。五更。公始携鞋匣歸。問來何遲。曰。我與女鬼坐談。忘倦夜深。始別耳。問所談。公亦不告人。皆疑訝相半。後月餘。忽風雨暴至。榕樹崩倒。自此鬼影遂絕。後公登莫丙辰科一甲。名次年紀。一與女言合。公不忘囑。後於榕樹故處建廟以祀女。公仕莫歷六部尚書。少保郡爵。黎朝中興。公復效順柄用。如舊。弘定間。有潘彥廷。我之變車駕回清華。公諫止。不得進發。爲亂軍所殺。

●藏神

余守國威辰。屬官丹鳳縣縣丞阮廷篆。言其鄉嘉福安津社村外。一巨堆。有古人窖藏其下。見白猪白鴨。現形其傍。逐之不可得。邑中一無賴築室居其上。而瞰之。數月。兩兒皆殤。復夢一人告曰。此下藏金甚多。我守神也。汝不急去。爲禍不小。某終不肯去。一日。某妻他往。某獨居。晝寢。聞門外一聲甚厲。開目見一鬼黑而長。面甚獰惡。持交刀長二寸許。直前割某頭。某急起取枕傍杖。力與格拒。且鬪且呼。人多集。鬼忽不見。某恐乃移去。

◎天南故事瓊林（續十）

順化明鄉菊畦林茂 少英氏撰

隱逸

我訪處士坊

前編列傳。武長纘隱居授徒。世祖嘉其高尚。及卒。賜號嘉定處士。崇德先生。誌子墓。嗣德五年。賜建處士坊。旌表之。

深山從云。深山從泉。聲爲管絃。石苔爲簾席。

陳史。裴夢葩上言胡季犛覲視神

墨。後季羣專政。葩隱遁不出。史詠

此無蹤跡。

泉聲爲管絃。石苔爲簾席。

皇越文選。阮抑齋。岷山歌云。岷山有泉其聲泠泠然。

余以爲管絃。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黎史。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聞有高節嘉遯晦迹韜光。

黎史。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史。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史。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史。峴山有石。雨洗苔鋪碧。余以爲簾席。

黎太祖以東闢未下。諭天下有高節嘉遜。亦出爲民救難。莫晦迹韬光。使天下久陷塗炭。枕上煙霞。歷朝憲章。阮洪笠翁有句云。六年月劍英雄事。一枕煙霞隱通情。足不城市。皇越詩選。註。阮嶼爲清泉知縣。一年辭歸。養母。足不城市。所著有傳奇漫錄。結廬清水世號超羣。前編列傳。阮登壇結廬清水山。不慕榮利。環堵草門。晏如也。世稱超羣先生。築室福山人稱史派。前編列傳。鄧德述避西山亂。築室于平派。以其長於史也。山中採藥學得長生。前編列傳。阮香不樂仕進。嘗吟詠以寄意。其採藥云。學得長生秘。不薰海陽人。鄭氏專權。乃避隱于香山之福祿。才學富贍。器宇豪爽。嘗作詩曰。善亦懶爲何況惡。富非所願。豈憂貧。因自號海上懶翁。尤邃於醫。所著有懶翁醫集行世。後人但以名醫稱。而不知其爲高士也。吳青威亦稱高尙。有逍遙吟。歷朝憲章。吳辰億應舉不第。去歸田園。有逍遙吟。興起豪邁。有高尚之風。又有南程聯珠集。吳午峯爲之序。黃邵陽不受僞官製懷南曲。前編列傳。黃光邵陽處士也。阮文惠知其名。授官。不就。製懷南曲。辭甚悲壯。人傳歌之。若人者紅塵靜盡。見上白沙翠竹紅塵靜。一任幽人自往還。環堵晏如。見上白沙翠竹之間。見上布革芒鞋之侶。陳史。陳元日贈朱樵隱詩有云。布革芒鞋歸漢日。蒼顏白髮浴沂春。華勳只是垂衣治。爭得巢由作內臣。箋笠五湖榮佩印。桑麻蔽野勝封侯。陳史。陳元榮佩印。桑麻蔽野勝封侯。自號岑樓。有詩集行世。巢由內臣固是華勳極治。見上註夷齊一隊。豈皆薇苦難嘗。山中雜記。范貴適等下山應召。辰有嘲之者云。一隊夷齊下首陽。共言薇苦不堪嘗。

遊覽 蟻屐閒遊。皇越文選。李子晉遊仙岩云。蠅余屐以行行兮。訪名山之仙靈。征鞭隨興。位置岩壑品題江山。隨興上春臺。地迴岩幽爽冗懷。蓋將以爽冗懷。見上是以幾遍足跡。皇越詩選。張漢超浴翠山記云。吾野史。馮侍講吳舉人李秀才三人散步西湖乘著酒興。索以嘉穀。忽見侍女深深兮水之洋。餓兮和糴飯。困則眠兮何有鄉。捧排鮮膾。紅衣美人向請曰。野味薄殺。聊表嘉魚厚意。蓋柳杏公主下降也。范遼溪浮石重來追憶年前丫髻。皇越詩選。范遇號遼溪。遊浮石岩。舟中作云。昔年曾作浮石遊。童顏丫髻娛親娛。題詩嘯詠石壁下。反人竊

比眉三蘇。今年重作浮石遊。江山如故人白頭。追歎歲月已不再。煙波千里生閒愁。勝遊邂逅那可必。塵土重來又何日。悠悠身世倚闌中。天外客帆歸鳥疾。浮石岩。范公先祖修行之地。依遊人胡不歸。已見前休致門。

不過逃醉鄉覓詩社

皇越詩選。李下齋述志云。風月長供詩社興。江山正作醉鄉遊。

平灘扁舟嘉林匹馬。朝之退。匹馬嘉林。扁舟平灘。指

傘圓之層巔

李子晉遊仙岩賦云。指傘圓之層巔兮。觀神女之娉婷。

湖白藤而上下。張漢超白藤江賦云。乃舉楫兮中流。縱子長之遠遊。涉大

灘口。湖東潮頭。抵白藤江。是泛是浮。水天一色。風景三秋。

曷若夫馬

踏煙雲車行青嶂

前黎史。宋使李覺來。以詩遺法師順曰。幸遇明辰贊盛猷。一身二度使交州。東都兩別心尤戀。

南北隨聲。南越千重望未休。馬踏煙雲穿石浪。車辭青嶂泛長流。天外有天應遠炤。溪潭波靜見蟾秋。

乾坤到處。

選阮抑

齊海口夜泊云。湖海年來興未闌。乾坤到處覺心寬。

南北隨聲應。鄭良齋詩集。使行自述云。

朝夏舷兮

沅湘暮幽探兮禹穴。九江五湖靡不經閱。

張漢超白藤江賦云。客有掛汗漫之風帆。拾浩蕩之海月。朝夏舷兮

興未闌。乾坤到處覺心寬。

南北隨聲應。

江山有句酬。鄭良齋詩集。使行自述云。

沈湘。暮幽探兮禹穴。九江五湖。三吳百粵。人跡所至。靡不經閱。

年。黃河波浪太行雪。大別驛程彭蠡船。孔廟堯都供訪覽。

萬里馳驅。

孔廟堯都供訪覽。范師孟和明使余貴云。

秦城漢邑入吟編。白頭因覩公行色。歷歷江山在眼前。

見朋友。天涯浩蕩。見前禡。旅門註。

水秀山奇足我歡。

鄭良齋詩集。自嘲云。近來僥倖乾坤量。水秀山奇足我歡。

送錢驛路三千海門十二

見朋友。明朝相隔。今日滿斟。相隔雲南北。今日休辭酒滿斟。

皇越詩選。陳明尊送北使云。明朝

水。皇越詩選。陳景送黎能讓云。風笛一聲春浦晚。思隨潮水送君歸。

錦帆遙望情戀使星。前黎史。宋使李覺辭歸。大行帝命僧匡越製曲以餞之。其辭曰。祥光風好

辰。送北使牛諒云。安南老宰不能詩。空把茶甌送客歸。圓傘山青蘆水碧。乘風直入五雲飛。

令入佇望日邊回。

皇越詩選。段阮淑云。駕駱客從天上去。歌驪人望日邊回。

分明奏我皇。李覺拜而歸。

前黎史。宋使李覺辭歸。大行帝命僧匡越製曲以餞之。其辭曰。祥光風好

辰。送北使牛諒云。安南老宰不能詩。空把茶甌送客歸。圓傘山青蘆水碧。乘風直入五雲飛。

垂柳牽衣對此那堪陽曲唱。

皇越詩選。黎僖送鄧廷相北使云。攜

手那堪陽曲唱。牽衣任付柳絲垂。

皇花駕駱。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賞識

臥龍嘆賞

見前翁婿門註。陶維慈事。

駢驥稱嘉

陳史。元兵南下。陳仁尊。欲觀虛寢。杜或方幼而知他日必成。前編列傳。阮有鑑年數歲。其父文朝以

爲他日必成令器。

或未學而知孺子可教。

前編列傳。陳福成十八歲。未學。

武

善士。宜其蒙官家使令也。陳史。書生段

皇于崇嚴寺。上皇曰。汝諳信

春濃見之曰。孺子可教何不使學。

陳上皇稱段諳

禮。黎太祖冢臣。志篤忠貞。出圍脫險。厥功居多。太祖每奇之。臨崩。泣謂曰。朕若不在。誰復知卿。

師門評兩色

汝諳謁陳上

之吟。謂有大魁氣象。

見前師生門註。阮簡清事。

父執認目川之對。以爲一世縱橫。

見前幼慧門註。黎貴惇事。

薦引

薦賢固爲國

陳史。陳國峻爲國薦賢。如范五老。陳辰爲風憲官。黎太尊以爲侍御史。

不避權

李史。蘇憲誠寢疾。參知政事武贊唐夙夜侍疾。太后親臨問曰。如有不諱。誰可代者。陳忠佐以他故不暇存問。及公

貴者。正可爲言官。

黎史。陳顯不避權貴。裴旣虎奏可見。張漢超吳士常皆以文章政事名于辰。

薦子非爲家

前編列傳。西山之亂。官軍屢敗。阮久法爲其子策慎逸三人。領軍入廣南討賊。不避側。諫議大夫陳忠佐以他故不暇存問。及公

疾篤。太后親臨問曰。如有不諱。誰可代者。

對曰。忠佐可。太后曰。贊唐日侍湯藥。公言不及。何也。對曰。陛下問其可代。故臣以忠佐對。如問侍養。非贊唐而誰。

雖高節之士。有固辭而不就。

皇越文選。註。李

子右諭德。固辭。明選人士。授以官。不就。黎初求

遺賢。阮夢苟力薦之。辭不出。清風高節。一辰推重。而一藝之士。當獎拔而不遺。

黎史。武公宰在政府。好引薦人物。一藝之士。獎拔不遺。前編列傳。陶維慈

升。正編列傳。阮克紹師事武長

正編。明命二年以士人阮仲

續。續愛而子之。舉紹於朝。

士人亦公廷舉

前編列傳。陶維慈璣爲嘉定副督學。從廷舉也。

臥龍吟就祿溪管領軍機。

前編列傳。陶維慈嘗吟臥龍岡一篇。

以自况。陳德和曰。陶維慈其今之臥龍乎。薦于上。上與語。大悅。授內贊祿溪侯。管內外軍機參理國政。

見前翁婿門註。阮有進事。

陶維

見前翁婿門註。阮有進爲將。有功。封順義侯。

壽考。

南國有畸人。古心亦古貌。海鶴千年姿。長空獨騫踔。

此句乃阮保錢詹事武先生致仕。

有老儒而能尙主。

野史。鄭鉄長年六十四。中進士。辭歸學。太尊嘉其志。辰有公主侍側。年纔十一。戲指之曰。來科若中魁。妻此公主。太史奏天子無戲言。請書于昭嗣而太尊崩。仁宗卽位。開科。鐵長中榜眼。太史奏聞。卽以公主歸之。叩其年則公七十而主十七也。于歸樂與榮歸。尤奇絕事。矧衰散

而敢忘君。皇越詩選。阮虔謙七十辰有句云。檢點行年逾
七十。只緣衰散豈忘君。公壽至九十五歲。

落齒何悲。皇越詩選。阮香寄裴存。白頭詎笑。白頭自笑容臺老。

註公庵云。齒落髮疎均老態。

壽九十三歲。一七十外人兼四得。終日倡優說。一百三歲。七十外人兼四得。終日倡優人不以爲淫。壽七十七。史詠云。四世元勳兼四得。

年寵遇。野史。阮壽春以文學登朝。甚得寵遇。致仕後。每慶節。

八十一有阮介軒。陳史。造朝。九十歲猶雙生。鄭王以布囊呼之。壽九十八。豫號介軒。

八十六有馮尚書。馮克寬仕至尚書。壽八十二。

九十一有阮榜眼。野史。榜眼阮沂六十一歲。

前代榮國老之號。黎史。賜陶中官至侍郎。壽九十一。

老寔以年老乞致職。止。正編。明命四年。定旌賞壽官壽民例。嗣德十八年。旌賞百歲壽官通判阮文寧。

莫譏八袞文階。陶公老賊。光順中興公。再致仕。人稱爲國老仙。黎鼎有才哀其無壽。

事中。其姪黎光貢有句云。野史。黎鼎中黃甲。仕致給

陶公僕。將過八袞。又祇羨兩番致仕。鄧氏老仙。黎史。鄧廷相加少傅。爵郡

云。老者不死而成賊。野史。黎鼎中黃甲。仕致給

幼學壯行初得遂。同前隱。言乎壽外百歲。則前有趙陀。

史記。趙武帝一百二十一歲。史臣曰。有

有才無壽。儘堪哀。阮香不仕。學得長生。

逸門註。大德必得其壽。趙武帝何修而得此哉。

後有阮如堵。見上

一公何修而得此哉。見上

[未完]

▲筆墨餘痕

同一人類也。或則愛共和。或則樂專制。所謂人格不一。同一國情也。或則歌舞昇平。或則悲吟麥秀。所謂心肝不一。同一社會也。或則以位高金多爲榮。或則以富且貴爲恥。所謂眼光不一。同一身體也。或則以高踞爲適。或則以投地爲穩。所謂自待不一。同一木偶也。或則尊之爲神聖。或則視之如草芥。所謂迷信不一。或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